

英国妇女选举权运动

ENGLISH

陆伟芳 ◆著

图书馆



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

英国妇女选举权运动

陆伟芳 著

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

图书在版编目 (CIP) 数据

英国妇女选举权运动/陆伟芳著. —北京：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2004. 10

ISBN 7-5004-4469-9

I. 英… II. 陆… III. 妇女 - 选举权 - 政治运动
- 研究 - 英国 IV. D445.61

中国版本图书馆 CIP 数据核字 (2004) 第 033373 号

责任编辑 任风彦

责任校对 郭娟

封面设计 三言堂

版式设计 王炳图

出版发行 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

社 址 北京鼓楼西大街甲 158 号 邮 编 100720

电 话 010—84029453 传 真 010—84017153

网 址 <http://www.csspw.cn>

经 销 新华书店

印 刷 北京新魏印刷厂 装 订 广增装订厂

版 次 2004 年 10 月第 1 版 印 次 2004 年 10 月第 1 次印刷

开 本 850 × 1168 毫米 1/32

印 张 10.625 插 页 2

字 数 265 千字

定 价 23.00 元

凡购买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图书，如有质量问题请与本社发行部联系调换
版权所有 侵权必究

前　　言

近代英国妇女争取议会选举权运动如果以 1866 年的“女士请愿书”为起点、以 1918 年部分妇女获得选举权暂时告一段落的话，那么大约有半个世纪的时光。在这半个世纪里，英国妇女为获得议会选举权，进行了长期不懈的斗争，其间既有温文尔雅的游说请愿，也有与当局剑拔弩张的激烈冲突；有大张旗鼓的请愿活动，也有默默无闻的辛勤耕耘。

国外对英国妇女选举权运动的研究分为三个阶段：20 世纪 60 年代以前为第一阶段，60—80 年代为第二阶段，80 年代末以来为第三阶段。

妇女选举权运动史文本几乎与运动同时诞生，主要是运动参加者的宣传文章及回忆录，给后世的妇女运动研究者留下了生动活泼的活动记录^①，但这还不能说是严格的历史研究。这个阶段中最有价值的书是雷·斯特雷奇（Ray Strachey）的《事业》（The Cause 1928）、西尔维亚·潘克赫斯特（Sylvia Pankhurst）的《战斗妇女参政运动》（The Suffragette Movement 1931），乔

^① Helen Blackburn, *Women's Suffrage: A Record of the Women's Suffrage Movement in the British Isles*, London: Williams & Norgate, 1902; Frances Power Cobbe, *The Life of Frances Power Cobbe as Told by Herself*, London: Swan Sonnenschein & Co. Ltd., 1904; Gertrude Colmore, *The Life of Emily Davison: An Outline*, London: The Woman's Press, 1913; Millicent Garrett Fawcett, *Women's Suffrage: a Short History of a Great Movement*, London: T. C. & E. C. Jack, c. 1911.

治·丹杰菲尔德（George Dangerfield）的《自由英国的离奇死亡》（The Strange Death of Liberal England 1935）。这个阶段初步奠定了英国妇女选举权运动史研究中的宪政学派、战斗学派和“男性学派”的基本流派模式（详见后文）。

第二阶段是20世纪60—80年代。60年代末以来的世界妇女解放运动中，人们开始更全面深入地研究总结女权运动第一阶段的成果；同时，社会史的成长，以及左翼的“从下向上的历史”研究方法，也从另一方面引起人们对维多利亚妇女生活的兴趣。于是出现了大批研究19世纪英国妇女史的著作。

1974年，加州大学安德罗·罗森（Andrew Rosen）的“起来，女人！妇女社会政治同盟的战斗1903—1914”一文肯定了潘克赫斯特一家在运动中的中心地位^①。1986年，澳大利亚的霍尔顿教授（Sandra Stanley Holton）出版了《女权主义与民主：1900—1918年的妇女选举权运动与变革政治》一书，集中讨论妇女运动内部的政治，她运用大量的档案材料证明了宪政妇女对运动的贡献，改变了史学家对妇女参政会全国同盟（NUWSS）的看法，并认为“民主的”参政主义者的努力对妇女选举权的实现有重大意义^②。而奥利夫·班克斯（Olive Banks）的《成为女权主义者：第一波女权运动的社会根源》一书，则全面广泛地分析了运动背后的政治社会因素^③。

第三个阶段是20世纪80年代末以来。这一阶段对运动的研究，向深广的方向发展。既扩展研究的覆盖面，如对男性的参政态度、

^① Andrew Rosen, *Rise Up, Women! The Militant Campaign of the Women's Social and Political Union 1903—1914*, London & Boston: Routledge & Kegan Paul, 1974.

^② Sandra Stanley Holton, *Feminism and Democracy: Women's Suffrage and Reform Politics in Britain 1900—1918*, Cambridge: Cambridge University Press, 1986.

^③ Martin Pugh, *The March of The Women: A Revisionist Analysis of the Campaign for Women's Suffrage, 1866—1914*, Oxford & New York: Oxford University Press, 2000, p. 1.

反妇女参政者的情况、与国外妇女运动的关系等的研究；又加深对运动的深度研究，如除了传统的妇女参政会全国同盟、妇女社会政治同盟（WSPU）外，还展开了对妇女自由同盟（WFL）、抗税同盟和参政地方组织的研究，或者对运动的模式、斗争的策略等进行分析，并出现了妇女参政运动研究的工具性著作。

与任何专题史研究一样，妇女参政运动研究也产生了不同的流派。宪政学派以古老的宪政传统作为妇女参政合理性的理论依据，并认为妇女选举权的要求是人类历史进步运动的一个组成部分。这样解读英国历史完全忽略了启蒙思想和法国革命的影响。直到20世纪初期的历史著作中，女权主义者更可能与英国早期的中产阶级和大众激进主义者相认同，如反谷物法同盟，反奴隶制运动和宪章运动等。雷·斯特雷奇的经典之作《事业》就带有宪政学派观点。

战斗学派是20世纪初起用更加激进的观点写成的。西尔维亚·潘克赫斯特的《战斗妇女参政运动》（1911）建立起了二分法的妇女参政运动：激进的或保守的；战斗的或非战斗的^①；大众主义的或精英主义的。在这种划分下，19、20世纪妇女运动间的连续性几乎无从看见，战斗成为与过去的决裂。战斗学派强调个人英雄主义，强调个人在社会变革进程中的作用，忽略了早期妇女选举权运动的历史，忽视宪政妇女持续斗争对运动的贡献。战斗活动也被看成是代表新的性别形式的政治抗议，抛弃早期男性领导的社会运动的真正暴力，代之以女性化的、象征性的和非个性化的暴力^②。

^① militant suffragist, suffragette, 指用激烈的手段来追求选举权的人，战斗的妇女参政运动者，以下简称“战斗妇女”。suffragist, 指用合乎宪法的手段来追求妇女选举权的人，宪政的妇女参政运动者，以下简称“宪政妇女”。

^② June Purvis & Sandra Stanley Holton (ed.), *Votes for Women*, London and New York: Routledge, 2000, p. 19.

“男性学派”即从男性视角书写的、带有男性偏见的妇女史流派。1935年，乔治·丹杰菲尔德的《自由英国的离奇死亡》出版，成为最早和最有影响的男性学派的代表作。他采用了弗洛伊德心理分析的某些时髦语言和概念，对妇女运动冷嘲热讽：战斗的妇女运动是“非理性的、表演性的、歇斯底里的”“精神病”^①。它提供了某些男性学派的基本观点，如把妇女的政治运动视为离经叛道的、边缘的。不难看出，在这种“科学的”心理分析语言表象背后，实质上隐藏着一种男性中心主义的历史观。即把妇女与人类本性中失控的、散漫的无意识、非理性联系在一起，妇女是另类。强调妇女在追求她们的政治和个人目标方面的另类、怪异、荒谬^②。我们把它界定为“讽刺的男性学派”。

当然，并非所有男性书写的妇女史著作都用冷嘲热讽的方式。布赖恩·哈里森（Brian Harrison）摒弃了那种把妇女战斗解释成“反映了女性精神的不稳定”的“集体心理”，认为战斗源于“暂时的策略需要”。他把战斗妇女参政运动当作一种政治实用主义。布赖恩对用宪政手段来追求妇女选举权的人持肯定的态度，肯定战前“谨慎革命”的作用^③。如果说乔治·丹杰菲尔德只着眼于战斗妇女的话，那么布赖恩·哈里森则开始了对宪政妇女参政运动的研究，他肯定某些早期的战斗行动，并把1912—1914年间战斗行动的责任，归到自由党政府未能给予妇女选举权身上。这种观点也许可以称为“自由的男性学派”，它一方面拒绝讽刺的男性学派模式，对战斗学派的最终目标表示同情；另一方面又不能完全地与男性观念分开。

① Claire Eustance, Joan Ryan & Laura Ugolini, *A Suffrage Reader: Charting Directions in British Suffrage History*, London and New York: Leicester University Press, 2000, p. 21.

② June Purvis & Sandra Stanley Holton (ed.), *Votes for Women*. p. 24.

③ Ibid. , p. 24.

大约从 80 年代末期起，在妇女参政史研究中出现了一些根本的转变，强调妇女参政运动内部政治的复杂性和多样性，重视地方运动的重要性和外省妇女参政组织的活动。我们可以把当代妇女参政史流派划分为：

激进女权主义：它与战斗学派有一些共同之处，例如他们称赞妇女独立的、自治的政治组织，称赞妇女的勇气，在面对男性权力时的大胆、勇敢和机智^①。但是，激进女权主义学派不强调个人英雄主义的作用，而是追溯妇女间的亲友网络对妇女组织起来及思想启蒙的作用^②。

社会主义女权主义：把妇女运动当作长期的阶级斗争的一部分，把社会运动而非个人英雄主义行为当作变革的动力^③。如马里恩·拉梅尔森（Marion Ramelson）的《小女人的反叛》和希拉·罗博特姆（Sheila Rowbotham）的《历史背后》^④，两者都从战斗学派中借用了某些遗产，同时对妇女运动中的阶级分野和复杂矛盾作了分析，并探讨回顾了 19 世纪的渊源。汉纳·米切尔（Hannah Mitchell）的自传《歧路攀登》^⑤ 进一步确认了社会主义者在西北地区的早期战斗行动中的重要性，以及社会主义者和中产阶级妇女参政者之间的团结合作关系，也触及了内部的矛盾，及由此而来的妇女自由同盟的形成。吉尔·里丁顿（Jill Liddington）和吉尔·诺里斯（Jill Norris）的《绑在背后的 hand》，

① June Purvis & Sandra Stanley Holton (ed.), *Votes for Women*, p. 26.

② Philippa Levine, Love, Friendship, and Feminism in Later 19th-Century England, *Women's Studies International Forum*, Vol. 13, Nos. 1/2, pp. 63—78, 1990.

③ June Purvis & Sandra Stanley Holton (ed.), *Votes for Women*, p. 27.

④ M. Ramelson, *Petticoat Rebellion: A Century of Struggle for Women's Rights*, London: Lawrence & Wishart, 1967; S. Rowbotham, *Hiden From History*, London: Pluto Press, 1973.

⑤ Hannah Mitchell, *The Hard Way Up: The Autobiography of Hannah Mitchell*, Suffragette and Rebel, London: Virago, 1977.

则展示了工人阶级妇女对 20 世纪早期曼彻斯特地区妇女运动的独特贡献^①。

文化女权主义：美国学者菲利帕·莱文（Philippa Levine）把女性文化置于中心地位，妇女的亲戚、朋友关系网，通过日益增多的妇女俱乐部联结起来，从而颠覆了传统的男性政治组织形式^②。还有人把后结构主义应用到性别史研究中，认为妇女本身是一个不稳定的概念，在不同的历史和文化背景中它的含义在变化^③，必须把妇女史摆到特定的历史发展中去。

国外妇女选举权运动史的研究因内部争论而日益丰富。对形成妇女生活的影响因素，社会主义女权主义和激进女权主义两者互不相让。大体说来，社会主义女权主义者把注意力集中在资本主义对妇女的影响上，激进女权主义者则注意父权制（Patriarchy 又称家长制）在历史上的持久影响。总之，目前对女权运动的研究涉及的领域越来越广，课题越来越细。历史学家、社会学家、女性学家等都参与其间；档案馆、大学图书馆、专门档案馆、妇女运动参与者的后人都积极行动起来，收集和整理妇女运动的各种资料，为妇女运动的研究打下了基础；伦敦的“妇女图书馆”成为妇女运动研究的重要基地；英国参与了欧洲的妇女研究数据库的建立工作；约克大学、肯特大学等首先设立妇女研究中心，赫尔大学设立性别研究中心；一些大学开设妇女课程，约克大学和东伦敦技术学院率先招收妇女研究的博士生，肯特大学则第一个招收妇女研究的硕士研究生。在研究机构方面，从 1989 年起，建立了妇女研究网络协会（WSNA），把在高等院

① Jill Liddington & Jill Norris, *One Hand Tied Behind Us: the Rise of the Women's Suffrage Movement*, London, Sydney & New York: Rivers Oram Press, 2000.

② Kathryn Gleadle, *British Women in the Nineteenth Century*, Basingstoke & New York: Palgrave, 2001, p. 164.

③ Kathryn Gleadle, *British Women in the Nineteenth Century*, p. 2.

校从事妇女研究的学者联合起来，并与国际女权主义者相联系。该组织每年举行学术讨论会，出版《妇女研究网络通迅》(Women Studies Network Association Newsletter)，促进妇女研究工作的发展^①。在学术期刊方面，有《妇女史概览》(Women's History Review) 和《妇女研究国际论坛》(Women's Studies International Forum) 等。前者在 2002 年第 4 期和 2003 年第 1 期发表了英国妇女选举权运动特别专刊：《言辞如行动：妇女选举权运动的文学和历史考察》，反映了国际学术界对英国妇女选举权运动研究的最新动向。后者早在 1990 年发表了英国女权主义专刊。总之，妇女运动研究正向着更广泛、更细致、更深入的方向发展，英国妇女参政运动研究进入了一个新阶段。

中国学者对英国妇女选举权运动的研究十分薄弱，大约从 80 年代起，一些研究生开始从事妇女选举权运动史的研究，如南京大学历史系马缨的“英国妇女争取选举权运动初探”一文，对妇女选举权运动展开初步研究^②。到世纪之交，有“19 世纪英国的政治民主化与女权运动”、“19 世纪英国妇女选举权运动与自由主义”等文章面世，着重从广阔的社会背景来分析妇女选举权运动的缘起^③。陆伟芳的“对 19 世纪英国妇女运动的理论考察”一文，主要分析了 19 世纪英国妇女的地位、女权主义思想理论及运动的经验教训^④。吴庆红的博士论文“弗吉尼亚·

① Sue Jackson, *Networking Women: A History of Ideas, Issues and Developments in Women's Studies in Britain*, *Women's Studies International Forum*, Vol. 23, No. 1, pp. 1—11, 2000. Christine Zmroczk & Claire Duchen, *Women's Studies and Feminist Research in the UK*. *Women's Studies International Forum*, Vol. 12, No. 6. 1989.

② 南京大学历史系世界史专业 1986 年硕士学位论文。

③ 潘迎华：《19 世纪英国的政治民主化与女权运动》，《史学月刊》2000 年第 4 期；《19 世纪英国妇女选举权运动与自由主义》，《世界历史》2002 年第 6 期。

④ 陆伟芳：《对 19 世纪英国妇女运动的理论考察》，《妇女研究论丛》2003 年第 2 期。

伍尔夫和女权主义”则探讨了伍尔夫的女权主义思想，从独特的个案来分析英国的女权运动^①。总的来说，中国学界对英国妇女选举权运动的研究刚刚起步，仍然缺乏有深度的学术研究成果。

本书试图对英国妇女选举权运动进行深入全面的分析，弄清运动的来龙去脉，以及运动模式与时代及传统间的相互关系。从19世纪英国妇女面临的无权地位着手，研究身处男性文化和话语霸权下的妇女们，受“领域分离”等传统观念的羁绊，安于“家庭天使”的现状；此外，18—19世纪以来先驱者对妇女问题的思考，提出了男女是同样有理性的人，因此两者必须有公正的机会的思想，启发了妇女自我意识的觉醒，而参与男性激进运动等社会活动则促使女权意识的成长。而且，社会现代化进程决定了妇女不可能永远生活在“私人领域”，于是，妇女们走上了争取自己独立代表权的征途。

英国妇女选举权运动是世界上最早的妇女运动之一。这种先驱者的地位，使运动不可能有现成的模式可学习遵循，妇女们只能在实践中摸索；也不大可能有完备的理论体系，来指导运动的发展。妇女们为争取选举权所作的辩护，绝大部分是基于现实的理由，妇女们运用了权利与义务相一致的自由主义观念，又发展出“本质论”思想，强调性别差异决定了妇女选举权的需要。她们没有对运动的理论进行系统的阐述，却善于从实践中总结，从生活中提炼，把妇女选举权建立在公正、平等与现实需要的基础上。

^① 南京大学历史系世界史专业2002年博士论文。

目 录

前言 (1)

第一编 英国妇女的地位

第一章 英国近代妇女及其地位	(3)
一、社会变动的影响	(3)
二、变动社会中的妇女	(5)
三、女性角色的社会规范	(10)
第二章 妇女自我意识的觉醒	(30)
一、英国女性的思想启蒙	(30)
二、英国妇女自我意识的觉醒	(38)

第二编 英国妇女选举权运动

第三章 辉煌的序曲 (1866—1884)	(61)
一、大潮初涌	(62)
二、组织	(90)
三、理论与纲领	(95)
四、策略	(106)
第四章 战略调整期 (1885—1902)	(116)
一、妇女参政会全国同盟的诞生	(117)

二、妇女的政治参与	(130)
三、突破的迹象	(140)
四、《反对妇女选举权呼吁书》	(147)
第五章 峥嵘岁月（一）（1903—1910）	(155)
一、“战斗妇女”异军突起	(157)
二、组织	(174)
三、纲领	(182)
四、策略	(187)
第六章 峥嵘岁月（二）（1903—1910）	(198)
一、走向社会，走进群众	(198)
二、妇女参政运动的大发展	(210)
三、反妇女参政者组织起来	(228)
四、协调法案	(234)
第七章 汗水与收获（1911—1918）	(243)
一、“要行动，不要空话”	(246)
二、与工党结盟	(263)
三、战争——催化剂	(273)
第八章 妇女解放路漫漫	(285)
 附录	(297)
一、英国妇女选举权运动大事年表（Chronology）	(297)
二、1867—1917年英国议会对妇女选举权提案表 决列表	(306)
三、487个妇女选举权运动参与者身份统计表	(307)
四、NUWSS第一届执委会成员身份统计表	(310)
五、妇女参政会全国同盟成员组织与人数统计表	(311)
Bibliography（参考书目）	(313)
后记	(327)

第一编

英国妇女的地位

第一章 英国近代妇女及其地位

马克思说过：“每个了解历史的人也都知道，没有妇女的酵素就不可能有伟大的社会变革。社会的进步可以用女性（丑的也包括在内）的社会地位来精确地衡量。”^① 近代英国的社会进步不仅在于它较早实现了政治变革，最早发生工业革命，成为西方文明的领头者，而且也因为它较早地开始了妇女争取自身权利的运动——争取妇女选举权运动，从而开始了英国妇女解放的历程。

近代工业革命以来，伴随着城市社会的诞生，英国社会的上层建筑、思想意识形态、制度形态都在变化着。人们的行为、生活、思想也在发生着质的变化，妇女也不例外。

一、社会变动的影响

工业化和机器生产的日益发展，使生产方式分散的手工劳动向集中的机器生产演进，社会人口的居住模式，也由此从分散向集中发展。人口从乡村转移到城镇，从南方集中到北方，人们的工作从田间地头转到了工厂商店。人们相对固定的住所，随着工作而迁移。城市文明向四周辐射，英国成为真正城市化的国度。这便是工业化和城市化这对孪生姊妹相伴发展的历史进程。变，

^① 《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32卷，北京：人民出版社，1957年版，第571页。

成为最大的时代特色。

工业化不仅使经济结构发生巨大变革，而且也使人们的生活模式发生极大的变动。在男耕女织的时代，家庭生活与经济生活紧密结合，劳动与生活合二为一，生产在家庭中进行，妇女承担手工劳动者与家庭主妇的双重角色。工业革命改变了日出而作、日入而息的宁静生活，使“快乐的英格兰”成为历史的回忆，新型工业社会在隆隆的机器声和漫天烟雾中到来，“男耕女织”的旧式田园生活一去不复返：生产从家庭中剥离，集中到大工厂，从乡村剥离，集中到城镇；家庭与工作一分为二，工作场所与生活场所彻底分离。生产日益社会化，家庭生活向私密性方向发展。

工业革命焕发出的巨大生产力，使英国走向富裕的现代社会。同时引起了从社会到家庭、从思想观念到伦理道德的巨大变迁。社会上的每一个人都感受和经受这种变迁，妇女自然不能例外。工业化的进程一方面培养了大批有钱有闲阶层妇女，她们当起了专职太太，成为家庭服务人员——女仆的指挥者^①；另一方面，工业化不仅带来生产过程的社会化，也必将导致人类生活日益社会化。它在把经济生产活动从家庭中剥离出来的同时，也创造了将原来的一部分家庭劳动社会化的条件，即把妇女的某些传统职能剥离出来，由社会来承担的，比如缝制衣服、洒扫庭除、儿童教育、护理病人等等，从而减轻家庭妇女的负担。因此，妇女之走出家庭又是工业化深入发展的必然结果。这就是历史的辩证法。

伴随着工业化与城市化而来的，是社会上层建筑的相应变革，传统的“人的依附关系”向“以物的依赖性为基础的人的

^① Yaffa Claire Draznin, *Victorian London's Middle-Class Housewife*, Westport, Connecticut & London: Greenwood Press, 2001.